

青年日記

趙景深編

848
BP 64

青年叢書

青年叢書之一

青年日記

趙景深編

上海

北新書局發行

1934

1934 11 付版
1934 12 初版

每册實價五角

序

民國二十三年青年界徵文，題爲暑假日記，讀者紛紛應徵，投來數百篇之多。我們在這數百篇日記中細心選擇出七十四篇來；又從這七十四篇裏，反覆的選擇了好幾次，最後纔決定了十九篇編成這一本青年日記。

這些日記是全國青年心血的結晶，可以作爲中學生以上學作日記的模範。

第一篇暑假二月記是特別值得介紹的，作者還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初中女生。她以活潑天真的文筆描寫真實的生活，談諧處不覺其粗，惟

覺其雅，連性格也活畫了出來。在作風上大約受冰心的影響很多。寫其弟之死一大段也極動人：故以之冠軍。

第二、三篇文筆之純熟是不待介紹的。第四、五篇使我們知道現在青年求學之難以及農村破產的痛苦。近似寧鳴和陶陶然的文學的還有谷舟的農村日記、于文輝的暑假一週記等。我們看了這些觸目驚心的記載，就彷彿在眼前看見了一排水車的轉動聲，以及農夫愁苦的臉和急遽轉踏的腳。

其餘各篇也都有其特點。如高橋海浴記之記風景，暑假讀書聽講記之記修業，薇姊之記戀愛，暑假瑣記之記斷片感想，一個來復和幾天生活的印象之記文藝生活，記兩個人的談話之記幽默，暑假雜記之記詩話等等都是值得一讀的。

他如朋友的撤職、暑假日記片斷、暑假日記摘抄等九都寫得不錯，後二篇可說是日記的正格。

最後要介紹在營房裏。這是一個受軍事訓

練的學生實生活的記錄。文筆雖不甚流暢，記載却極忠實，爲我們所難得看見的。

青年界編輯部。

二三·一〇·二〇

目 次

暑假二月記(王中英).....	1
暑假日記五篇(柴雨霞).....	40
暑假日記選抄(劉堯通).....	48
暑假日記中撕下來的一頁(寧 鳴).....	62
一個登記田畝員的日記(陶陶然).....	71
一個來復(華恕子).....	79
朋友的撤職(奐 且).....	88
暑假雜記(馬夢良).....	93
暑期日記片斷(陳醒吾).....	112
高橋海浴記(陳珍幹).....	128

2

幾天生活的影象(張孝純).....	134
暑假讀書聽講記(白 炎).....	140
農村日記(谷 舟).....	150
薇姊(依 哇).....	177
記個兩人的談話(華 秋).....	187
暑期瑣記(丁正錫).....	188
暑假日記摘抄(儷 天).....	194
暑假一週記(于文輝).....	200
在營房裏(周樹望).....	208

暑假二月記

王中英

七月二日

午睡剛醒，薇和雪便來喚我和她們同到學校中領取暑期作業的題目。回來時，因為天色已晚，雪的家離此很遠，回家來不及，我便留她在我家住下。薇獨自回去了。

晚餐後，我和她同坐在院中，我們都默然無語，寂然的凝望着天邊的晚霞，好像都有說不出的惆悵。最後，還是我打破了靜寂的空氣：「你看晚霞真夠人欣賞，一片淺紅，抹上一條深紫，更漸漸融作淡青，連接遠處樹梢的深翠，暮色又籠罩了這一切，更令人起縹緲幽深的感想……」

…。」她並不理我的話，口中却低歌着：「哀游子，爚爚其無依兮，在天之涯。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，時恍惚以魂馳，夢偃臥……。」抑鬱的聲調，幾乎使人聽不見。我推她道：「何苦來！自尋煩惱！」她不語，自往屋中去了。我也隨着進來，笑道：「爲什麼這樣生氣？沒吃飽飯？再不然，就是想媽媽？」她不禁也笑了：「誰生氣，我心中煩得慌！」

晚間我們都不想睡，下弦的月光，穿過了竹簾，瀉進窗來，我們滅了燈，映着月光深談到夜深才止。

七月三日

早晨睡在牀上，便聽得窗外有淅淅瀝瀝的雨聲。這雨竟若斷若續的下了一天，到晚才止。雪因着下雨，不能回家，更是煩悶。沉睡了一天，至晚方起，我却寫了好幾封信，寫好後拿了幾本畫報，躺在椅上胡翻着看。忽然從畫報中落下幾朵海棠，是春天我採下來夾在裏面的。本來，雨天就令人的情緒悵惘，再見到殘花，好像她暗示給我「生命的淒涼」，不禁悚然！

七月五日

陰雨了兩天，今日好容易放晴了。雪急於要回家，我因着地下還多泥濘，強留下了她。早餐後因着無聊，我便和她同去訪薇。薇正在家裏看小說，我們走入她的室中，她一點也不知道，仍然低頭凝神的看。我悄悄的走到她身後，猛然叫道：「別着了迷！」她才放下書，手按着胸，站起來說：「噲，吓我一跳，原來是你！」

她家後門有一道小溪，我們便帶了口琴，開開後門，同坐在溪邊的樹蔭下。微風從水面送過來，帶着絲絲的涼意。薇對着粼粼的微波，含笑地吹着一支極溫柔的小曲；有時細柳因風的輕拂，也擺動了牠的長條，輕拍着水面。雪笑着說：「你這裏竟是詩境，將來會產生詩人的。」薇也笑着說：「你那裏更好，泉頭在你那裏，有石樓、果樹，秋天更有如火似的楓葉，更該產生詩人了。」我們由詩人談到畫家，又談到學校中的圖畫老師，直至薇的母親出來叫我們吃飯去才止。

飯後，我們又不願坐在屋裏，薇遂議到某園

中去看金魚，我們都贊成。那園不常有人去，去了也沒有人招待，更沒有人擾我們，隨人自來自去。進了二門以後，就靜悄悄的無有人跡，古松參天，滿地的綠蔭，人至此覺已入清涼世界。四圍有石槽流水至池中。我們不知道這水的源頭在那裏；但看四圍的石槽都通着兩個小池，也許那兩個小池就是泉源吧？我們坐在池旁，各人拿出在街上買的餅，向水中投去，金鱗閃爍的水中的樂神們都浮在綠水上，一叢叢的爭食，看她們揚鰭擺尾的神情，不禁使我神往於水晶世界。餵完後我們默坐在池旁，聽泉水流過石槽激發出的清脆的淙淙的聲音，各人臉上，都掛着一個滿意的笑。

太陽上了西山，我們又回到薇的家中，晚餐後，都坐在院裏乘涼。我猛然抬頭看見樹梢頂上一抹如火似的晚霞，故意說道：「你看霞這樣紅，明天還要下雨，這才叫：『人不留人天留人』呢！」雪不服氣地說：「這是『迴照』，你不聽見人家說：『今天迴照，明天晒得貓子叫？』一定是晴天！」薇也笑說：「對呀！明天

那隻趕路的貓，一定晒得大叫特叫。」全院子的人都哄然。

因着怕母親在家掛念，急急的便回家，街上的商店都關了門，只有疎疎的路燈和着閃爍的繁星，一路伴送我們歸去。剛轉過胡同口，就發現了母親倚在門旁等待着呢！

七月六日

昨晚乘着歡樂的餘興，和雪夜談至月上方睡，今晨還在夢中，雪家裏來接她的人已來了。匆匆的送她走後，黯然的回到屋中，回想着臨別時她的話：「有人下去就帶信給我！有機會到我們莊上去玩，暑假後見吧！願你保重！」這幾句話我默念了好幾遍，無聊的在桌上拿過一本書來。猛憶起鋼筆壞了，信紙也沒有了，乘太陽還未照遍大地時去買吧！於是拿着傘獨自出去了。

經過雲的門口，我本不欲進去，不想正碰着雲出來，拉住我說「好呀！我不和你同學了，走我家門口都不進來了。快來吧！我的新嫂嫂在家裏呢！」我只得進去。進去眼前一亮，原來舊

屋都油漆新了，院子也十分清潔，還雜種上一些花草，十分可人。她領着我直至新房中，屋中除了她的母親和姐姐外，還坐着一位漂亮的少婦，雲給我們介紹了，我握她手時，覺得柔軟得可愛。坐定後，我們隨意談笑，她不多言，却也微微的附和我們的笑。看她的黑髮下，籠覆着蛋臉兒，一雙細長的眉下，流露着靈活眸子，尤其是她小小欲笑的唇兒，常半張着，微露着幾粒潔白的牙。那情態，完全是東方美人的模型。決不染着一點歐化，更沒有燙髮畫眉。完全是依賴自然的美。淺紅的衫子，映着她雪似的臂和帶着微暈的臉，鬢旁又帶着一朵小紅花。我不禁說道：「新嫂嫂頭上的這朵花兒真帶着幾分喜氣呀！」她回身對着壁鏡摘下來，笑說：「二妹總好給我帶上，好好的鮮花都糟了。」雲也笑說：「不然，人家怎知道你帶着喜氣？」她笑着避開了我們。

我走時，她又微笑的對着我說了一聲：
「再來！」

七月七日

放假一星期了，學校的報告書還不來，我的自信力漸漸動搖了起來，只得去找薇。我見了她第一句就問：「你的報告書來了嗎？」「還沒哩！」她兩道眉蹙在一塊的回答。「我們到學校去打聽打聽吧？」我提議。她遲疑的回答：「也好。」因着上午的太陽太毒，我們就下午去。沒有事做，於是又到我們的避暑地——後門的小溪。

溪中正浮着一羣浴鴨，見人去便從柔波上洒遠了去，我們又開始閒談了。薇的四歲的小弟弟，也坐在旁邊，他常常在我們的談話中穿插進一些天真的憨語，使人不覺「日長如年」。

下午到了校中，恰巧就碰見了訓育員，我們問他爲什麼還不發報告書。他的回答是：「快算好了，這一兩天就發；放心吧！你們不會壞的！」於是我們又放下了一條心。

池中的荷花正盛開着，坐在池旁，幽香便隨着涼風送過來，有的菡萏的開着，有的亭亭的立在翠綠的蓮葉上，不時的輕擺着，似不勝涼風的嬌羞。池旁的石榴在深綠的葉叢中泛出朵朵鮮

豔的紅花，愈顯得嫵媚。小缸中的水蓮也吐蕾在水面，襯在綠葉中，好似綠衣素裳的嫵靜女郎，在水上漂浮一樣。薇笑說：「夏日校中的景物最美，偏偏我們又不能盡情欣賞。」我們直到校門外的鐵道上晚車來時才回家。

七月九日

午後和劉媽在階上閒話，無意中她說鄰家吊死了一個女人。我一時爲好奇心所驅遣，想着去看看吊死的人是怎樣的，便悄悄的瞞着家裏人跑了出去。剛到鄰家門口，一片嚎啕的哭聲便送過來，我雜在人叢中走進去。一張土炕上躺着一個直挺挺的女尸，一塊紅布蓋着他的臉。我知道她是吊死的，所以在紅布上注意，我彷彿見到布裏面突着眼珠，口中拖着舌頭，立時汗毛一竦，緊走幾步跑回家來。家來還聽見劉媽獨自喃喃的說着：「這老東西（指死了女人的婆婆）糟死了兒媳婦，她也逃不了……」我心中還是突突的跳，信步走到母親屋中，緊緊的依在母親的身旁。母親和我說着閒話，我驚魂才漸漸的定了。

但是天色一黑，我的恐怖也隨着來了。晚餐後，我一個人不敢到屋中去，母親幾次催我去睡覺，我只推說：「天太熱了，涼涼再睡！」其實今天並不熱。後來我乘母親走開時，對劉媽說，叫她陪我到屋中去。她說：「你害怕，我在這屋裏和你作伴。」我連忙說好，她便放下屋角的帆布床，睡在我床旁。我睡時也不敢滅了燈。彷彿滅了燈就會看見在屋樑上懸着一個突眼拖舌的女人似的。

七月十一日

早餐後，便換衣裳，預備去找薇，母親看見了問我：「你又出去嗎？」我說：「是。」她說：「這麼熱的天，你每天都往外跑，也不怕受了暑？」我笑說：「出去也去在人家屋中，又不在大街上跑，怎麼會受了暑呢？在家真寂寞死了！」她也笑說：「在人家屋中便不寂寞？幾天的報都沒有工夫看，還有父親帶回來的書和雜誌，你也沒翻一翻！人家也沒有天天往我們家裏跑，還有學校中的假期作業，你也沒……」我看她的樣子漸漸有點氣了。連忙笑說：「我不出去就